



唐撫晉

乾隆丙子鐫

雅雨堂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撫言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為從父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題謂定保為吳融之婿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及入湖南五代史南唐世家稱定保為邕管州官遭亂不得還劉隱傳吳越幕府王劉龔僭号之時尚在牙府終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法為丞相則是子成于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在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于咸通庚寅至是年十五矣是年蓋年暮年所記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撫言十五卷以定保名今晦書未見而



定係予刻于商以禪以也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
為松江宋寅王所錄亦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校
禪海所載特為完備也日揚州新刻即從本本錄出
惟是鼎公武讀考志稱是予刻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
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亦已先有
刪本耶是予述有存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
所未及至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
澆法戒兼陳之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
據守保自述蓋同之陸虞吳融李涪顏荈王溥王洙
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進士所從來尚矣射義稱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鄭康成注歲獻國事之書及
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漢踵其選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出入不悖所聞二千
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即有秀才異等輒
以名聞唐之朝集使與貢士見於殿廷舉人朝見列于
方物之前猶循歲獻計偕之例故進士一科雖始于隋
之大業盛于唐貞觀永徽之際而王制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造端乎考唐
選舉志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多至

唐摭言
八十五科然終不得與進士並列宜爲學者之所爭趨也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八代從孫定保撰摭言一書記進士應舉登科雜事共列一百五門釐爲十五卷每條有論贊所述典故有選舉志所未備者豈非以當時崇尚而又爲歷代之所遵行者故不憚詳細言之以存舊事歟此書行世絕少吾鄉漁洋山人謂與封氏見聞記皆秘本可貴重者特刊布以廣其傳定保光化二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壻其載子華祭陸魯望文傑驚有奇氣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唐摭言目錄



卷第一

統序科第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第二

京兆有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為狀元

等第罷舉

為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得失以道

恚恨

卷第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關試

讌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第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師友

氣義

卷第五

切磋

以其人不稱才、吡而後驚

卷第六

公薦

門生薦坐主
師友相薦附

卷第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
貴附

升沈後進

好放孤寒

知己

卷第八

通榜

主司撓悶

陰注陽授

夢

聽響卜

自放狀頭

遭遇

友放

誤放

憂中有喜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第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已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救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兇

卷第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叙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第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怨怒附戇直

卷第十二

自負

輕佻戲謔詠附嘲

設竒沽譽

酒失

卷第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第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第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進士

賢僕夫

舊語

切忌

沒用處

唐摭言目錄

唐摭言卷第一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
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
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
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
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
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
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洪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

鈔本九行十九字

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勅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勅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脩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

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廊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

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
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
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
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
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
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
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
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
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修等嘗刪去俊
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間有序鄉有庠以時教
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
貢其尤著者移之於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
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
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
于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
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
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記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

之拔解

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白薦

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

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

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醮於曲江亭

子謂之曲江會

曲江大會有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

藉

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匿名造謗

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

亦謂之秋卷

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

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

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

焉劉闢元脩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脩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

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為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耻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驥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寬橫貶卒南中

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為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

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勅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以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以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

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雋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以上爲上得六以上爲中得五以下爲下類三下及在學

九年

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

教皆分經授每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勅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

弟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

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

州縣學生取郭丁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求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

會昌五年正月勅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土人寄脩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土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仍永為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摠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西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

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勅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勅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員

數十人漢置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

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觀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京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恭一人永淳二年

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脩進士業者斯亦敕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

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內都貢舉禮部侍郎官曩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弘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勅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勅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才也

進士歸禮部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

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汝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

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老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懷不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

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

趙驊邵軫蕭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靡不名遂功成

交全契分泊乎近代厥道寢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

我之望殊缺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

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

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版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

踈而道親也畫龍之効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

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第一

唐摭言卷第二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

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

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

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

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歷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冲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乎元和景戌歲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元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豈分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旣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爲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旣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

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涪為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為試官 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特文公孫 韋劘 沈駕 羅隱 劉棻 倪曙

唐駢 周繁池人善賦 吳廷隱 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揚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楊正舉六年 唐炎八年 高鉞九年 平曾長慶二年

崔伸寶歷二年罷 韋鋌大和二年 鄭從讜開成二年 韋豸乾寧二年

等第末為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騰 田並元和七年 張僊元和八年 韋元佐並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韋璟十四年 辛諒 崔慤

薛渾並長慶元年 韋漸 李餘並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盧鎰並寶歷元年 韋敖 元道

韋衍並大和二年 殷恪 劉筠並八年 崔瀆開成二年

胡澳 樊京並卒 溫岐四年 蘇俊卒

韓宁 會昌二年

李暮

韓肱 並三年

魏僚

孫璵 並四年卒

韋劓

沈駕

羅隱

周繁 並乾符三年

為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

趙蕃 並三年

黃頗 後十三年

劉綦 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
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
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
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頗以
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綦以平漫子弟汨沒者

二十一年温岐濫竄於白衣羅隱負寃於丹桂由斯言
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佛於是何姦
宄亂常不有之矣 京兆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
試巢寇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
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
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
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
中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

謔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弘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解元後弘正自丞郎將判齏俄而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齏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已任旣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祐曰僕爲解元宜矣疑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對於

是一座盡傾疑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鏐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鏐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為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

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瑾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

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合肥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

友

內一人不記姓名

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

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為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肥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

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荅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肥神質瓌秀主司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隲爲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羣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互尤甚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

郢援筆而成曰歟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掾不送翱故以書勉之其書曰知汝

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為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侍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

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
 吾力也雖盡其十祗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
 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
 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
 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
 見其人能知其聖其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
 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
 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
 到者則藝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
 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
 乎外者也吾未能知其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
 憂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
 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
 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
 樂言吾道云爾

恚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暮深
 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暮為御史中丞嘗與次對
 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暮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
 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呼上如今也不送暮

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暮大拜回有啓狀
暮悉不納旣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
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
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寃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憇于槐
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
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
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
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寃公聞之倒持麈尾敲
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
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
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
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啓謝
曰巨鼈負鼻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
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
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土巨鼈戴之豈非首
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
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
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

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遇又以齊甞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蹒蹒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

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徧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逡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矣天下進士有數自河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耻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

與君隔濶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濛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與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并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鑠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干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摭言卷第二

庚申祀竈日校

唐摭言卷第三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
 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
 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
 間如丞相吳郡公宸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
 常侍渥顏夕拜薨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
 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
 許奉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

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其延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席地幕天遽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眾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首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張良佐并士參為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院內供帳宴饌畢於輦轂其一團司大第與新人期集

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為錄事

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

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

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

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第一部樂官

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

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

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

行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

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

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
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
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
矣

謝恩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
門並叙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
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
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叙中外狀
元已下各各齒叙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

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衣鉢謂得主司名第

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

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

時公卿來看皆南行叙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

或云

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致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

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

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
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勅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
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
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眾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

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雙西其日釀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共斂名紙見狀元俄於眾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啓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為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叙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叙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

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叙杯酒
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荅拜狀
元出行致詞又拜荅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
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
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燕名

大相識主司在次相識主司在小相識主司有聞喜勅
宴櫻桃 月燈 打毬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
上佛牙樓寶

壽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銀
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
捧之關醮此最大宴亦謂之
矣離筵備述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
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
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迴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
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

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勅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寢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

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旣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勅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勅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

脩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
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復無與比常自
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憇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
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
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
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
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
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
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

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邠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
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笋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
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
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旣而復以
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
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荅曰何
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
棠當戶鶯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
卷絳紗楊氏宅時王文高楊子
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陶窻浣花
泛鷁詩千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

兼是碧油幢

太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阜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走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今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

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

自謂燈臺

証復舉三鍾

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徧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旣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雕幘載妓微服鞞鞚縱觀於側遽爲圍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攬席帽密映羶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

唐書 卷三
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爲先先納罰錢慎勿以驟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釀爲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旣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許幸蜀之後皆

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旣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爲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爲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攜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荅書云已爲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雅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

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颺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
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
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
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
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
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
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醴
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
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勳渙
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
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對月嬋娟玉經磨琢
多成器劒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
拜尊前裴公荅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
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
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
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

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
 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鶴鳴原上共陶鈞起荅曰延英面
 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
 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
 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
 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
 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
 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
 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摺紳儒林罕有如此之

盛況新榜既至眾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彦因成
 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

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

翼又陪金馬入蓬瀛

墀初年木鷄賦及第常陪僕射守職內庭

雖欣月桂居

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

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荅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

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

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

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高高降德為時生

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

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

青衿新列柳間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轄

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蓬峯太守別知音同升

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

朝夕繼為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

衆路岐盛選棟梁稱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

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

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滋榮今日蘭蓀又發

生葑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鴦朝天

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

荆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以叨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

知退之字遵聖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

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早茂誇新萼菊

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臯鳴孟

球字廷玉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

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

人折欲空慙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意無窮劉耕字

遵益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

歲紀恩門三啓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鴦盛變化欣同草

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

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

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

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樊驥字彥龍滿朝

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

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

蓮峯聽雪唱欲賡仙曲意征營崔軒字鳴岡一振聲華

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

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

多榮忝駕鷺清塵接布韋蒯希逸字大隱龍門一變荷

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

東瀛駕行既接參差影鷄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

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林滋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

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

佇為霖雨增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

碧蓮峯下柳間營李窟古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

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

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鷄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

紫環尊幾獻酬黃頗字無頗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指雲

霄接去程曾壓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

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
過却詵榮張道符字夢錫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鴻

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
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

滯關營正上卿字陪之重德由來為國生五朝清顯冠

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檝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

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

一名石貫字摠之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

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

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凰上漢聲

李潛字德隱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

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

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孟宁

字處中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

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

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訶謔近帝京唐思言字

子文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啓龍門將

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

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左牢字惠膠

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分雨露

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駕侶先行是最榮
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慙屬和意屏營 王甚夷字無黨長

慶曾收間世英果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
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

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 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翰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

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

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 分之名第故也 又

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

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

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

人

華州榜薛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

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

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

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

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府及

關宴鈞未辨釀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

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給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帘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醪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

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頽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泊大寇犯闕二十年搢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

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勅邸吏日以銀一錠資覃釀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釀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巖懿親宴席

間帘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長耳引頸及肩復以巨箒振築佐酒詭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箒箒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箒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勅使亦爲所箒旣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

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
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
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
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
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爲擒
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
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
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
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

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閨娘
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
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
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侯頗爲侶
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恚會延肇
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

標歸

錦標船
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

而出時進士圍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驟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晝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爲與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朶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球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球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旣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擊拂風驅雷逝彼皆睜眦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慙沮僂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

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爲蹙鞠之會擊拂旣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朝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者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驂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竒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負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白露棚移樂登鷓首旣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曉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

以張去之曉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足一里餘參馭輩不啻千餘人韉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灑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曉時爲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觀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爲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甕牖繩樞

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奈何味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正明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第三 辛酉四月初一日校

唐摭言卷第四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感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搢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芟擲之叩頭

置意彼

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遺忘念致彼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為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

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

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

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

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

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暉

向與續同庠序續在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

俱為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續為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

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

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

耳暉不荅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

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

饕餮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奈何違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弘農公所擢卒於右袞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孝爲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却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

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途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孟祭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祭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祭亦泣祭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

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爲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佖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繼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三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荅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

長音塵寂茂永以三增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口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豐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柩孝

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寔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理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壙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簾前落但覺瀟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

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誅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閩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旣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鷄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邁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

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
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
路互鄉童子當願按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
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
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
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
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
憐雲壑獎無知慙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
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
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荅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
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
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
滅木穹室鍊九丸還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
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
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
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
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
患負家爲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
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

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
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
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
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
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
勞按劔也頃風眩成瘵下淚復厲筆力此還荅無所銓
次淹遲□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疑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
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
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
荅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儔
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
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
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爲碑版則唾
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
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
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

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一銀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爲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爲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訥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倒囊救之

許崇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崇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弘道則久窮乃益
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第四 辛酉正月初二日校

唐摭言卷第五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切磋 后云繆公當是李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媯勅為媯勅日讀一卷

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

曰然胡為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

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媯勅為媯勅方悟耳公曰

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

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略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日配咎為晷小吏因委曲言

之公大慙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為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荅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矣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豸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豸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竒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豸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

唐摭言 卷五
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翱與陸慘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

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若然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復時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書矣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非也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不亦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文是不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

唐摭言 卷五 三
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
愈之詞冀一詳焉翱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
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
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干部
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
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
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
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
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荅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
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麁書其愚
爲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顧
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
出衆出衆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
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
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
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
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

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耻不爲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竒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竒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竒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

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竒然亦無傷於竒也使
文竒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
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
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繪事後素旣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
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
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
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竒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
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耻
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竒易之文可爲

竒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
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案司馬遷傳屈原
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
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
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
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
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
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
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竒夫長本

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旣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

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唐拔言 卷五 七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
面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絕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
見其人么麼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
位賦成公大竒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
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弘正一人就試來
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
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曰文豹且
異於驪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部莫得之衆皆

大驚遂奪弘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
異之謂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
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
歎遂擢爲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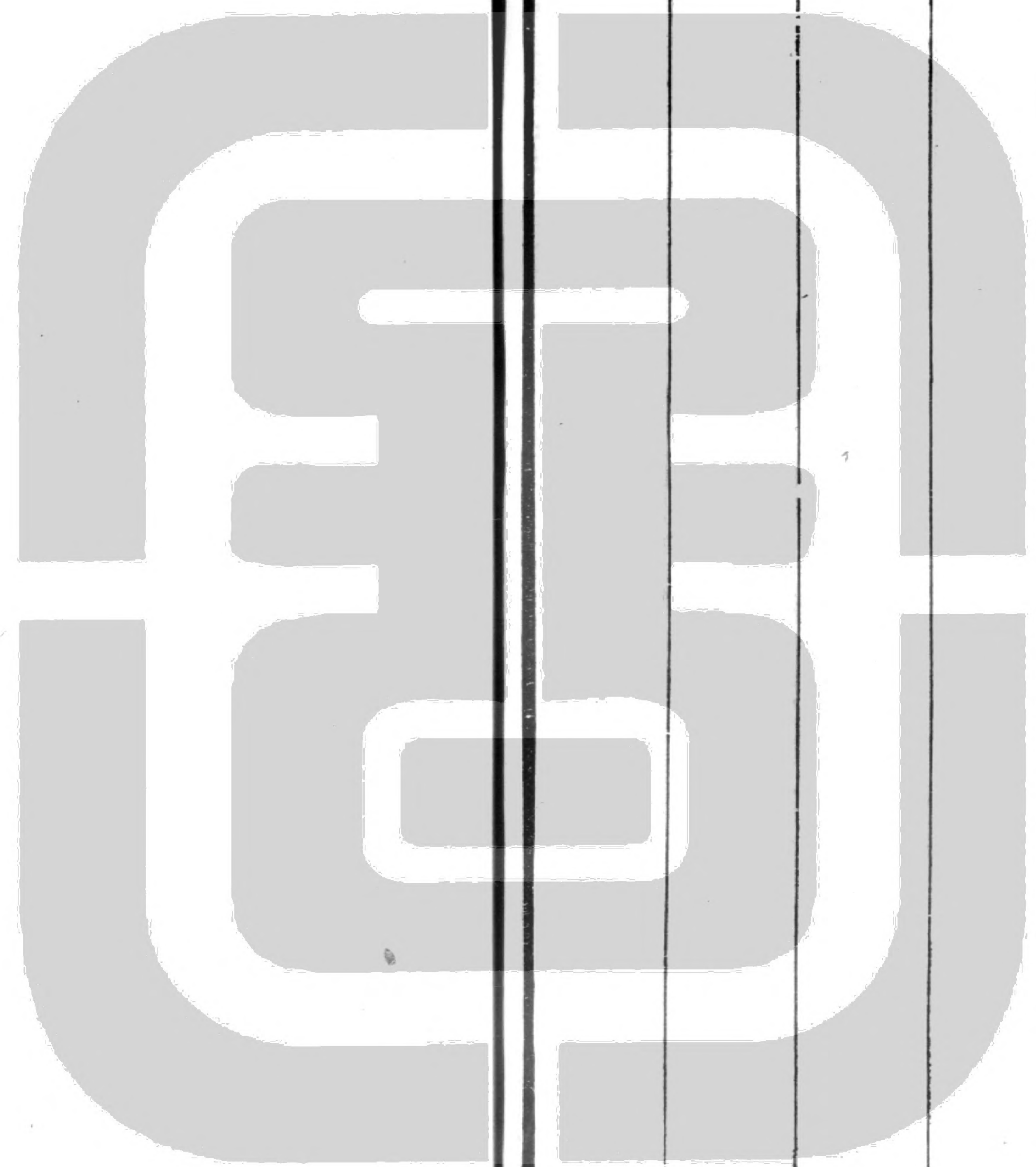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
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構矣及以紙
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
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
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耻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探微蹟奧者翻汨沈流風教頽圯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翱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曠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第五

辛酉正月初一日校



聖

文